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柳先生集附錄卷一

勑賜靈文廟額牒

尚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據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狀陳伏覩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百年來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

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司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年來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三年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牒奉勑宜賜靈文之廟為額牒至准勑故牒元祐七年六月三日牒

中大夫守右丞蘇　右光祿大夫守左丞蘇　右正議大夫守左僕射

初封文惠侯告詞

勑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為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恵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于唐室卓有才名勵志精顓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為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俗成田里悦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令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禳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

尚其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

崇寧三年七月七日中書舍人臣薛昂行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勑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没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君蒿之際肸蠁必通屬者春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即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

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尚赫光靈
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靈侯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臣王剛中
行
柳先生揚子新註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先生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

也

修身篇

熒蒐曠枯糟萃曠沈

先生云熒明也熒蒐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萃如葠萃之萃目精之表也言蒐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

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先生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則沈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

孝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先生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先生云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羣公書贊題跋碑記

荅柳子厚書　　劉禹錫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懐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

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徼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何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臨書輒輒不具禹錫白

又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騖心得倘佯伊鬱久而

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號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不宣禹錫白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敲寒玉參差疊碧雲煙嵐餘斐亹水墨兩氛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

題羅池廟碑陰文　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强為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行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瓌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冥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

聖人之道偃蹇為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籍於元和之時闊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難得其時而無知已設有知已一人而已故國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倜儻與公為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遊遨而公位不過為南宮外郎命不過為柳州之牧以謫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

馬軛於輂轂時耶命耶以是知為仁者未必獲祐修德者或虧多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為靈神甚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為雷為風助天以總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疏爵也有衮冕劒舄其用樂也有簫韶笙鏞安得公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裔夷感慕而靈祠潔修迓神之威有荃橈兮桂舟饋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衮衣加寵之優

使公與沈湘之魂為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誠而不為星為辰斡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為嶽為瀆含吐風雲康於黎民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羅池之神是知天命難諶兮命靡常因紀為碑陰之文

柳侯畫像贊 并序

鄒餘

元祐七年春建安曹公出守龍城郡視事之初具肴酒詣唐刺史柳侯廟祠之祠訖公徘徊廷序瞻想遺迹疑

其歲月之久塑像不類因博訪之得侯舊畫像於民間
公敬視之釋然自喜曰此真柳侯也天骨峻聳風度爽
秀雖圖繪剥缺而神采氣燄自爾卓越文人才士宜其如
此余將模之以廣其傳夫身賢賢也敬賢亦賢也柳侯
固賢而可敬者也曹公之來後數百年不緣姻故不附
勢利乃敬而慕之如此則曹公之心可見矣曹公諱現
字晦之是年四月屬吏鄒餘謹序而贊之贊曰
峩峩柳侯器範高雅少年才名雷搏電射睥睨青雲萬

里一跨憸人用事貶守龍城設教禁俗政治益精鵝山柳水棲遲神靈廟饗血食逾三百年遺像在紙英氣飄然宜其文章皎日青天建安曹公分符茲土下車之初徘徊祠宇遐想風儀肅若目覩載惜遺像泯没無傳指畫畫工模寫其全偉哉曹公心惟敬賢

文惠侯贊并序

吴致堯

崇寧三年秋七月戊寅詔曰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為不朽靈文廟唐柳州刺史可封文惠侯於是

大司空丞相暨三省執政官頓首奉詔頌諸南服以慰
柳民之思夫文無古今其致一也俗無遠邇其化均也
子厚視古如今故能振一代之文而為之宗視遠如邇
故能惠一方之俗而為之師其人遠矣遺風善政凛然
猶存是以昭代崇顯之禮益嚴而柳民報事之誠彌謹
嗚呼在子厚可以無憾矣孟子言人之有德慧術智者
常存乎疢疾蓋其困於心而操心也危衡於慮而慮患
也深則志全而氣定不為外物所襲是其所建立卓乎

其不可及已若荀卿揚雄之于書丘明馬遷之於史杜甫孟郊之於詩皆以窮而後工者也韓愈謂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未必傳于今無疑也真知言哉致尭雖未獲登侯之堂拜侯之像竊嘗誦侯之文思侯之政而喜為南方之民道也廼為賛以寄柳州朱使君庶附于羅池集之末其詞曰

志以帥氣如帥三軍軍帥可奪我志獨我困衡以作惟德功言路且獲奮詘而克伸猗歟子厚超軼離倫仕于

有唐籍通帝閭一斥湖湘易麾海垠平心正氣談笑遣紛天馬脱羈朝吳暮秦又如長河浩浩東奔源守孔氏詞娩皇墳既落芬華迺復其根昌黎吏部推以雄渾思軋莊騷才邁卿雲涵停鬱積式教遠民不鄙夷之是撫是循俟來之初攻剽成羣枹鼓籠銅老壯愁呻至止期月風移俗醇子嚴婦順屋美船新在昔孔圉敏學多聞公叔同升暨大夫僎考行稱伐誄之曰文申伯邑謝南國式遵子産相鄭法則是陳允謂之惠以詔德人猗歟

子厚疊疊溫溫貞符平淮鏘洋韶鈞以柳易播朋友歸
仁除復質子抑富紓貧蔽芾柳柑不夭斧斤文惠具美
祀典攸尊鵝山巉巉柳水汯汯荔丹蕉黃桂蘭苾芬欽
于世世有石祠門士民永思典刑弗泯古今名賢題跋
評論

題萬石亭詩 寄永守王顧　歐陽修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
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

與水險上下極泓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
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
薈搜尋得瓉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為材惟知古可慕
豈免令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為
我銘山隈

又集古録羅池廟碑跋

右羅池廟碑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
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録

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兮蕉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

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又般舟和尚碑跋

右柳子厚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

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讀柳子厚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又金陵語録評論

柳開不及柳子厚穆修亦常儒耳張景道勝柳開如太玄準易論好餘文論亦多好

柳先生集附録卷一

柳先生集附録卷二

評柳子厚詩

蘇軾

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而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

又論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温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

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又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又書柳文瓶賦後

漢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眉井邊也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上絹反）礙為瓽（丁浪反）所轠（音雷）身提（徒計反）黃泉骨肉為泥（纆徽井索也叀懸也瓽井以甎為甃者也轠擊也言瓶忽懸礙不得下而為井瓽所擊則破碎也提擲入也）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滕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

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見前漢陳遵傳遵字孟公耆酒大喜之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荅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畧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當有媿於斯文也耶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為甚客至髙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渇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在舟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亦不減幸而不死即歸德於牛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産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

之能得哀哉余莫之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少衰乎

又書李赤詩後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為厠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病已久非特厠鬼之罪也

又書黄子思詩集後

余甞評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逺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絶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逺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

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又跋大鑒禪師碑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絶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葢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

者日見而常誦之乃具石請余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令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溪謚號固非桂管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為正

又引說先友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

善士舉集焉

袁高恕己子唐傳第四十五卷　姜公輔七十七

齊映七十五　嚴郢七十

穆贊寧子八十八弟質　裴樞六十五

杜黃裳九十四　楊憑弟凝八十五

李鄘七十一　梁肅一百二十七文藝傳中

韓愈一百一　許孟容八十七

袁滋七十六　盧羣七十二

鄭餘慶九十　奚陟八十九

盧景亮八十九　楊於陵八十八

高郢九十　柳登芳子弟冕五十七

又讀柳子厚三戒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葢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水濵之人亦似之作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河豚魚說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違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而觸物不知罪已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烏賊魚說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戲於岸間懼物之窺己也則呴水以自蔽海烏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為窺者之所

窺哀哉

又跋晁無咎畫馬

晁無咎所藏野馬八出没山谷間意象慘淡如柳子厚所云風鬃霧鬛千里相角然筆法稍踈當是有遠韻人而不甚工者元祐三年宋遐叔張文潛同觀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黄庭堅

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

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總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為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䟦陰符經後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黄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發明周御史論

張唐英

柳子厚作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所云天寶中有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諂諛為相者誰及賢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諂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為宰相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悅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為御史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

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瀼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荊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為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後之大臣薦臺諫官者當薦依阿取容喑喑如秋蟬泛泛如浮萍則無患矣何以為朝廷之耳目哉夫植木而欲其茂也必時溉之溉而惡大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諒乃自求衰之謂乎西

幸之禍有所召爾

古今詩話

劉夢得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湌右粥何如我平淮雅云仰父俯子柳云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為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劉曰韓碑柳雅各有所長予為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賊無覺者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言十二載以見平淮西之年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

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

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

歸叟詩話

鄭谷雪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

學堂中語也如柳子厚千山鳥飛絶萬徑人蹤滅孤舟

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信有格也哉作詩者當以此為

標準

冷齋夜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上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三老相呼聲也

石林詩話

東方朔作荅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

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謔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攄等後世始集之為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即答客難也送窮文即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

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晴雨卷旗歸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虫秋皆為集中第一

重修羅池廟記　　丘崇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平時浹人胷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嘗與部將魏忠輩驛亭酒間語乃祠于羅池自

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所庶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閎日深仰見星斗螘封蠹蝕幾莫能支而承糈踐籩袂猶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為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然一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為郴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三日具禮謁欵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

四顧躊躇隱然于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移用之狀語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宇敝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崇大之奈何年其利以事封靡乎侯無譴寧獨不愧於吾心燕衎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上求則費公下斂則耗衆曷若歸其利於廟纖毫籍之久自可舉咸曰然未幾籍以羨告州監兵陳革者開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募能取足於籍堂室門序卑高如儀煥然一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

材構亭于羅池之北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特謂江山之勝作也嗚呼洞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府而誠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出於未始異者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乎世俗膴仕情隨泰遷燕衎自娛豆觴自奉凡可以適已者無所不為公則不爾惟崇大於侯是思卒使侯祠既壯而麗則其誠可謂至矣千里而郡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焉年無饑饉氣無

乖癘此民之所望於神者民之所望公之所祈也致其誠於神以祈民福公豈可與世俗者同日而語哉政和三年十月望日承事郎通判融州軍州事丘崇記

柳文序　　　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沿江左餘風則以絺章繪句為尚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為工至於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渾然為一王法者獨推大歷貞元間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為諸儒

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為然與文珍韋臯等相忤内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

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温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
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審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
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宫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
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
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絶韋臯私請欲斬
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
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内禪故當朝左
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

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正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既稽之史傳以校其譌繆又攷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後之君子無或誚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三月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韓柳音釋序

張敦頤

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兩家之文所傳寖久舛剝殆甚韓文屢經校正往往鑿以私意多失其真余前任郎武教官日曾為讎勘頗備悉并考正音釋刻於正文之下惟柳文簡古不易校其用字奥僻或難曉給事沈公晦嘗用穆伯長劉夢得曾丞相晏元獻四家本參考互證凡漫乙是正二千餘處往往所至稱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

是也惟音釋未有傳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佗音者悉原其來處或不知來處而諸韻玉篇說文類篇亦所不載者則闕之尚慮膚淺弗辨南北語音之訛其間不無謬誤賴同志者正之紹興丙子十月新安張敦頤書

柳文後跋　　錢重

重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

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汙吏之為商不如
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
為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
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為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
或有脫字及訛舛處能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
信矣子厚居愚溪幾十年間中捨尋遊山水外往往沈
酣於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為後世學士大夫所
宗師重冒昧分教此邦意為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觀之

脫繆訛誤特甚而又墨板歲久漫滅大半今史君趙
公天族英傑平生酷好古文所謂落筆妙天下者也
一日命重為之是正且俾盡易其板之朽弊者然重
吳興人也來永幾五十程柳文善本在鄉中士夫家
頗多而永反難得所可校勘者止得三兩本他無從
得之其所是正豈無遺恨尚賴後之君子博求而精校
之庶子厚妙思寓於一字一句中者悉呈露為益不淺
矣紹熙辛亥仲秋一日迪功郎永州州學教授錢重謹

書

仝前　　趙善愖

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為文尚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為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為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遺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為文詞

者悉有法度可觀意其故家遺俗得之親授本必精良與它所殊及到官首取閱之乃大不然訛脫特甚推原其故豈非以予厚嘗居是邦姑刻是集傳疑承誤初弗精校歟抑永之士子當時傳寫藏去久而廢散不復可考歟因委廣文錢君多求善本訂正且併易其漫滅者視舊善矣雖然安知不猶有舛而未真遺而未盡者乎後之君子好古博雅當有以是正盡善云紹熙二年八月旦零陵郡守郇國趙善愖跋

柳先生集附録卷二

柳先生集附録卷三

柳文集序

集註禹錫字夢得中山人元和十四年十月庚戌宗元卒長慶元年三月乙丑以禹錫為夔州刺史邵氏曰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没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髙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

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痝而
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切）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
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
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
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
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
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
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儁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

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名歸病且革（張曰音亟急也）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視力切）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張曰暨其冀切及也）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

一通之末云

舊史本傳　　　　　　劉　煦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絶人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搆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博學宏詞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温密引禁中與

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悽惻元和十年例移為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絶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

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則没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新史本傳

宋祁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寳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叅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叅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絶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

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云云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云云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云云宗元不得召内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懲咎云云元和十年徙柳州

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己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

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輙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

高一作中

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嶄士咸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校書郎藍田尉雋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敕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

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則字下一有許字）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

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
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
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
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
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
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
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

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負販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為世用一有而字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

人力能舉之（能一作解）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一有致必二字）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費一作資）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

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羅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終字下一有焉字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石本無曰字茲土雖遠京師吾

等亦天泯令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于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今本誤作涉石本作步池園潔修猪牛鴨雞牛一作羊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隷我侯之至

案國之故一作經國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常石本作嘗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于時而寄于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

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黄（諸本作蕉葉黄或作蕉子黄石本作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鵞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

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一有願字）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秔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一再有始字）自今兮欽于世世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

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馽音縶羈居宜切）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斵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一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一作令有令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

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黄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七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絶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深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呌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䰟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絶弦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輤從祔先域凡此

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
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
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
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
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
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
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
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

所厭其禮奠申朝晡臨後出就别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已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没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

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䶑哀獨生
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為炯炯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
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髙名没為衆悲
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
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
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
府感激生持俾君内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
旅䞕克歸崔生實主幼𥟖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逞之各

展其分安平來賵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為已矣余為尚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蕫乎畏日展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為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為傳舍以軒冕為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感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

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鶩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田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甸服載朞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壖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問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賈誼賦鵩屈原問天

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邅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稺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旐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容懷願君遣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已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

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
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
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天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絪
縕惟萬生之竝騖兮悉坏陶乎一鈞物有小大之不齊
兮人亦智愚之萬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奕邁秀發而
不羣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駮雜而取
之粹純若大田之犂斂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囷其文也
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

衡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翱湜喪氣而噤脣夫何天命之不畀兮亶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即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髙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弔蒼梧之愁雲奠桂酒

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呼
其來享兮靈丈尚饗

祭柳侯文　　　　　　　　　　黃　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蹴張雄深雅健實
比子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深仁
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
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
臺省翱翔擢列御史拜尚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

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鏌鎁
干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王羣飛刺
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
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
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毋敢怠荒動以
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肖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
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
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

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凛若冰霜目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　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歛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兹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謂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聞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

夫過瀟水翦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沚為臺榭目曰愚谿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為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黄谿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

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為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

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頴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為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勝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

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絶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吏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柳先生歷官紀序

張敦頤

唐自開元貞觀後以文章顯者代不乏人然猥并之氣

豕於東漢習治之餘未盡革也先生出焉與韓文公相馳騁於貞元元和間議論粹然一返於正至今數百年世所推尊者必曰韓柳是先生與文公之名同也名同則其道亦同道同則其進退出處之迹亦宜同及考其傳求其立身之本末容或小異何也試叙其畧而言之先生少雋有奇名年二十有一登進士科又四年中博學宏辭科明年為集賢殿正字次授畿內藍田尉滿罷擢監察御史時實貞元十九年也永貞初王叔文韋執

誼用事奇其才擢為禮部員外郎憲宗元和初二公敗
先生出為邵州刺史道謫零陵零陵極南窮陋之區先
生居十年披榛翦蕪搜奇選勝放於山水之間而獨得
其樂如愚谿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往往猶在皆先
生昔日杖屨徜徉之地也凡零陵花草泉石經先生題
品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況在當時哉至元
和九年十二月召赴京師復出為柳州刺史先生至柳
因其俗而行其政令州人賴之號為柳柳州嗚呼先生

文章氣𩥄所以自期待者豈一刺史而止哉惜乎坐廢
逐而道不克行於世退之嘗言其事矣此姑置而勿論
若夫立身行己之大節視退之未得為純全茲學者所
以每嘆息於斯也乾道五年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序

柳先生歷官紀

先生諱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七世祖慶為拓拔魏侍中
左僕射封濟陰公次子旦仕隋為黄門侍郎旦生楷仕
唐為濟房蘭郭四州刺史楷三子長曰融次曰子敬房

州刺史次曰子夏徐州長史子夏生從裕清池令從裕生察躬德清令察躬生鎮中宗時為侍御史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後復得終其任號為剛直先生即鎮之長子也（已上並見唐宰相世系表）以大歷八年癸丑生少精敏無不通達（見退之所作墓誌銘）貞元初以童子有奇名於時（時年十三見劉夢得所撰先生文集序）五年至京師求進士舉（時年十七見先生與楊誨之書）明年與權補闕書言志（時年十八補闕權德輿也）至九年二月始登進士科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見先生與楊誨之書及退之所撰墓誌銘）十

二年求博學宏詞科十三年中宏詞科見與楊誨之書先生與十四年為集賢殿正字有與太學諸生書嘉其伏闕留陽城為司業十五年淮西叛徵天下兵討之先生又作辨侵伐論據文安禮所撰年譜云十四年為藍田尉考先生文集有與太學諸生書嘉其留陽城為司業書首云集賢殿正字柳某考城自司業出刺道州時正在十四年則先生以是年為正字明矣先生作侵伐論謂在集賢院為徵兵討淮西作考淮西叛時乃在十五年是十四年至十五年為正字十六年方為藍田尉故當時有為京兆府作賀嘉瓜白兎等表至十八年尚居尉職為陳南仲作武功縣丞壁記又有盩厔縣新食堂記明年乃為御史也且唐之畿赤尉甚重非初官所授則先生為正字後授藍田尉於叙次亦順新舊書本傳及退

之所作墓誌銘皆不言先生為正字者蓋略之爾十六年授校書郎調藍田尉儁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見退之所作先生墓誌銘十九年擢監察御史以御史主祀事作禘說以明禘義見退之所作墓誌禘說見集中明年為監察御史裏行作監祭使壁記順宗永貞元年王叔文韋執誼等用事二人者奇其才引內禁近與計事遂擢為禮部員外郎且將大進用元和初憲宗即

位會王叔文等敗乃出為邵州刺史半道又謫永州司馬已上並載本傳及退之所作墓誌先生既竄斥地又荒厲因自放山澤間其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四年貽蕭俛書言情又貽許孟容書然衆畏其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見文安禮作先生年譜二書載本集五年又與李建書叙遷謫之懐十年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先生得柳州見退之所作墓誌時劉禹錫得播州先生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

人如不往便與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事見新書本傳以舊書及退之所作墓誌考之大臣謂裴度也先生既至柳時六月二十七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設為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先生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先生

為師凡經其門必為名士已上並載新舊唐書本傳及退之所作墓誌是年

八月州之先聖廟屋壞先生乃完舊葢新十一月廟成

先生自為之碑焉見先生所作柳州先聖廟碑十四年獻平淮夷雅

又上李夷簡書有墜千仞之喻而卒不報病革留書抵

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

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其文為三十二通行於世先生

以是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先是十三年與其部將

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

與汝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果及期而死至十五年孟秋辛卯先生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丙辰廟成韓愈為碑以記之見退之所作羅池廟碑先生之喪愈誌其墓且以書弔劉禹錫曰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見劉夢得所作先生文集序先生少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

名蓋一時（見本傳）韓退之又云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見退之所作墓誌）嗚呼子厚少也勇於為人而卒不得施其才行其道茲命也夫非退之孰知之孰能明之

柳先生集附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柳先生集附録卷四

穆脩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峯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

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賫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懐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

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録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九月河南

穆脩伯長後序

沈晦後序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剥落柳為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畢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為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奥不易刋削年大來試為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

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
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
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
四首其有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
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為精密柳文出自穆家
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為正而以諸本所
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
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掔珝當作玒鮑勛當作

鮑信改規當作叚規疥瘧宜為痎瘧很倖宜為很悻吳
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曅時猶
未死荅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
孝友傳校復讐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
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
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釐革
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
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拾遺猶

侯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李褫後序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為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廼侯舊治其如生為利澤歿為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為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覬其顰笑降鑒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

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嘆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刋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褫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簣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

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褫序

李石題柳文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於鄉人蕭憲甫云京師
閤氏本其一得之於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於臨
安富氏子云連州本其一得之於范才叔之家傳舊本
閤氏本最善為好事者竊去晏氏本蓋衷甫手校以授
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經校正篇次

大不類富氏連州本樸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劉賓客序云有退之之誌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蓋以退之重子厚叙之意云爾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竄字句以害義理者尚多此類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為用也然亦未敢以為全書尚兾復得如閤氏本者而取正焉方舟李石書

韓醇柳文後記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為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既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碣以開元為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羣除左拾遺而表賀為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為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賀冊尊號表時已剌柳而去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於篇視

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為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八月中澣臨邛韓醇記

乾隆御覽之寶

柳先生集附録卷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金際谷